

## 第七十九回

###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

话说齐侯自会夹谷归后，晏婴病卒，景公哀泣数日，正忧朝中乏人，复闻孔子相鲁，鲁国大治，惊曰：“鲁相孔子必霸，霸必争地，齐为近邻，恐祸之先及，奈何？”大夫黎弥进曰：“君患孔子之用，何不沮之？”景公曰：“鲁方任以国政，岂吾所能沮乎？”黎弥曰：“臣闻治安之后，骄逸必生。请盛饰女乐，以遗鲁君，鲁君幸而受之，必然怠于政事，而疏孔子。孔子见疏，必弃鲁而适他国，君可安枕而卧矣。”景公大悦，即命黎弥于女间之中，择其貌美年二十以内者共八十人，分为十队，各衣锦绣，教之歌舞。其舞曲名《康乐》，声容皆出新制，备态极妍，前所未有的。教习已成，又用良马一百二十匹，金勒雕鞍，毛色各别，望之如锦，使人致献鲁侯。使者张设锦棚二处，于鲁高门之外，东棚安放马群，西棚陈列女乐。先致国书于定公，公发书看之。书曰：

杵臼顿首启鲁贤侯殿下：孤向者获罪夹谷，愧未忘心。幸贤侯鉴其谢过之诚，克终会好。日以国之多虞，聘问缺然，兹有歌婢十群，可以侑欢，良马三十驷，可以服车，敬致左右，聊申悦慕。伏惟存录！

且说鲁相国季斯安享太平，忘其所自，侈乐之志，已伏胸中。忽闻齐馈女乐，如此之盛，不胜艳慕。即时换了微服，与心腹数人乘车潜出南门往看。那乐长方在演习，歌声遏云，舞态生风，一进一退，光华夺目，如游天上睹仙姬，非复人间思想所及。季斯看了多时，又阅其容色之美，服饰之华，不觉手麻脚软，目瞪口呆，意乱神迷，魂消魄夺。鲁定公一日三宣，季斯为贪看女乐，竟不赴召。至次日，方入宫来见定公，定公以国书示之。季斯奏曰：“此齐君美意，不可却也。”定公亦有想慕之意，便问：“女乐何在？可试观否？”季斯曰：“见列高门之外，车驾如往，臣当从行，但恐惊动百官，不如微服为便。”于是君臣皆更去法服，各乘小车，驰出南门，竟到西棚之下。早有人传出：“鲁君易服亲来观乐了！”使者吩

附女子用心献技。那时歌喉转娇，舞袖增艳，十队女子更番迭进，真乃盈耳夺目，应接不暇，把鲁国君臣二人，喜得手舞足蹈，不知所以。有诗为证：

一曲娇歌一块金，一番妙舞一盘琛。

只因十队女人面，改尽君臣两个心。

从人又夸东棚良马，定公曰：“只此已是极观，不必又问马矣。”是夜，定公入宫，一夜不寐，耳中犹时闻乐声，若美人之在枕畔也。恐群臣议论不一，次早独宣季斯入宫，草就答书，书中备述感激之意，不必尽述。又将黄金百镒，赠与齐使。将女乐收入宫中，以三十人赐季斯，其马付于圉人喂养。定公与季斯新得女乐，各自受用，日则歌舞，夜则枕席，一连三日不去视朝听政。孔子闻知此事，凄然长叹，时弟子仲子路在侧，进曰：“鲁君怠于政事，夫子可以行矣。”孔子曰：“郊祭已近，倘大礼不废，国犹可为也。”及祭之期，定公行礼方毕，即便回宫，仍不视朝，并胙肉亦无心分给。主胙者叩宫门请命，定公诿之季孙，季孙又诿之家臣。孔子从祭而归，至晚，不见胙肉颁到，乃告子路曰：“吾道不行，命也夫！”乃援琴而歌曰：“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。彼女之谒，可以死败。优哉游哉，卿以卒岁！”歌毕，遂束装去鲁，子路、冉有亦弃官从孔子而行，自此鲁国复衰。史臣有诗云：

几行红粉胜钢刀，不是黎弥巧计高。

天运凌夷成瓦解，岂容鲁国独甄陶。

孔子去鲁适卫，卫灵公喜而迎之，问以战阵之事。孔子对曰：“丘未之学也。”次日遂行。过宋之匡邑，匡人素恨阳虎，见孔子之貌相似，以为阳虎复至，聚众围之。子路欲出战，孔子止之曰：“某无仇于匡，是必有故，不久当自解。”乃安坐鸣琴。适灵公使人追还孔子，匡人乃知其误，谢罪而去。孔子复还卫国，主于贤大夫蘧瑗之家。

且说灵公之夫人曰南子，宋女也，有美色而淫。在宋时，先与公子朝相通。朝亦男子中绝色，两美相爱，过于夫妇。既归灵公，生蒯瞶，已长，立为世子，而旧情不断。时又有美男子曰弥子瑕，素得君之宠爱，尝食桃及半，以其余，推入灵公之口。灵公悦而啖之，夸于人曰：“子瑕爱寡人甚矣！一桃味美，不忍自食，而分啖寡人。”群臣无不窃笑。子瑕恃宠弄权，无所不至。灵公外嬖子瑕，而内惧南子，思以媚之，乃时时召宋朝与夫人相会，丑声遍传，灵公不以为耻。蒯瞶深恨其事，使家臣戏阳速因朝见之际，刺杀南子，以灭其丑。南子觉之，诉于灵公，灵公逐蒯瞶，瞶奔宋，转又奔晋。灵公立蒯瞶之子辄为世子。及孔子再至，南子请见之，知孔子为圣人，倍加敬礼。忽一日，灵公与南子同车而出，使孔子为

陪乘过街市，市人歌曰：“同车者色耶？从车者德耶？”孔子叹曰：“君之好德不如好色！”乃去卫适宋，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。宋司马桓魋亦以男色得宠于景公，方贵幸用事，忌孔子之来，遂使人伐其树，欲求孔子杀之。孔子微服去宋适郑，将适晋，至河，闻赵鞅杀贤臣窦犇、舜华，叹曰：“鸟兽恶伤其类，况人乎？”复返卫。未几，卫灵公卒，国人立辄为君，是为出公。蒯聩亦借晋援，与阳虎袭戚据之。是时，卫父子争国，晋助蒯聩，齐助辄，孔子恶其逆理，复去卫适陈，又将适蔡。楚昭王闻孔子在陈、蔡之间，使人聘之。陈、蔡大夫相议，以为楚用孔子，陈、蔡危矣，乃相与发兵围孔子于野。孔子绝粮三日，而弦歌不辍。今开封府陈州界有地名桑落，其地有台，名曰厄台，即孔子当时绝粮处。宋刘敞有诗云：

四海栖栖一旅人，绝粮三日死生邻。

自是天心劳木铎，岂关陈蔡有愚臣。

忽一晚，有异人长九尺余，皂衣高冠，披甲持戈，向孔子大咤，声动左右。子路引出与战于庭。其人力大，子路不能取胜。孔子从旁谛视良久，谓子路曰：“何不探其胁？”子路遂探其胁，其人力尽手垂，败而仆地，化为大鲇鱼，弟子怪之。孔子曰：“凡物老而衰，则群精附焉，杀之则已，何怪之有。”命弟子烹之以充饥，弟子皆喜曰：“天赐也！”楚使者发兵以迎孔子。孔子至楚，昭王大喜，将以千社之地封孔子。令尹子西谏曰：“昔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，地仅百里，能修其德，卒以代殷。今孔子之德不下文、武，弟子又皆大贤，若得据土壤，其代楚不难矣。”昭王乃止。孔子知楚不能用，乃复还卫。卫出公欲任以国政，孔子拒之。鲁相国季孙肥亦来召其门人冉有，孔子因而返鲁，鲁以大夫告老之礼待之。于是诸弟子中，子路、子羔仕于卫，子贡、冉有、有若、宓子贱仕于鲁，这都是后话，叙明留作话柄。

再说吴王阖闾自败楚之后，威震中原，颇事游乐。乃大治宫室，建长乐宫于国中，筑高台于姑苏山。山在城西南三十里，一名姑胥山。于胥门外为径九曲，以通山路。春夏则治于城外，秋冬则治于城中。忽一日，想起越人伐吴之恨，谋欲报之。忽闻齐与楚交通聘使，怒曰：“齐、楚通好，此我北方之忧也！”欲先伐齐，后及越。相国子胥进曰：“交聘乃邻国之常，未必助楚害吴，不可遽兴兵旅。今太子波元妃已歿，未有继室，王何不遣使求婚于齐？如其不从，伐之未晚。”阖闾从之，使大夫王孙骆往齐，为太子波求婚。时景公年已老耄，志气衰颓，不能自振，宫中止一幼女未嫁，不忍弃之吴地。无奈朝无良臣，边无良将，恐一拒吴命，兴师来伐，如楚国之受祸，悔之何及！大夫黎弥亦劝景公结婚于吴，勿激其

怒。景公不得已，以女少姜许婚，王孙骆回复吴王，王复遣纳币于齐，迎齐女归国。景公爱女畏吴，两念交迫，不觉流泪出涕，叹曰：“若平仲、穰苴一人在此，孤岂忧吴人哉？”谓大夫鲍牧曰：“烦卿为寡人致女于吴，此寡人之爱女，嘱吴王善视之。”临行，亲扶少姜登车，送出南门而返。鲍牧奉少姜至吴，敬致齐侯之命，因慕子胥之贤，深相结纳。不在话下。

话说少姜年幼，不知夫妇之乐，与太子波成婚之后，一心只想念父母，日夜号泣。太子波再三抚慰，其哀不止，遂抑郁成病。阖闾怜之，乃改造北门城楼，极其华焕，更其名曰望齐门，令少姜日游其上。少姜凭栏北望，不见齐国，悲哀愈甚，其病转增，临绝命，嘱太子波曰：“妾闻虞山之巔，可见东海，乞葬我于此，倘魂魄有知，庶几一望齐国也！”波奏闻其父，乃葬于虞山顶上。今常熟县虞山有齐女墓，又有望海亭是也。有张洪《齐女坟》诗为证，诗曰：

南风初劲北风微，争长诸姬复娶齐。

越境定须千两送，半途应拭万行啼。

望乡不惮登台远，埋恨惟嫌起冢低。

蔓草垂垂犹泣露，倩谁滴向故乡泥？

太子波忆念齐女，亦得病，未几卒。阖闾欲于诸公子中择可立者，意犹未定，欲召子胥决之。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，年已二十六岁矣，生得昂藏英伟，一表人材。闻其祖阖闾择嗣，乃先趋见子胥曰：“我嫡孙也，欲立太子，舍我其谁！此在相国一言耳。”子胥许之。少顷，阖闾使人召子胥，商议立储之事。子胥曰：“立子以嫡，则乱不生。今太子虽不禄，有嫡孙夫差在。”阖闾曰：“吾观夫差愚而不仁，恐不能奉吴之统。”子胥曰：“夫差信以爱人，敦于礼义，父死子代，经之明文，又何疑焉？”阖闾曰：“寡人听子，子善辅之。”遂立夫差为太孙。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称谢。

周敬王二十四年，阖闾年老，性益躁，闻越王允常薨，子勾践新立，遂欲乘丧伐越。子胥谏曰：“越虽有袭吴之罪，然方有大丧，伐之不祥，宜少待之。”阖闾不听，留子胥与太孙夫差守国，自引伯嚭、王孙骆、专毅等，选精兵三万，出南门望越国进发。越王勾践亲自督师御之，诸稽郢为大将，灵姑浮为先锋，畴无余、胥犴为左右翼，与吴兵相遇于携李。相距十里，各自安营下寨。两下挑战，不分胜负。阖闾大怒，遂悉众列陈于五台山，戒军中毋得妄动，俟越兵懈怠，然后乘之。勾践望见吴阵上队伍整齐，戈甲精锐，谓诸稽郢曰：“彼兵势甚振，不可轻敌，必须以计乱之。”乃使大夫畴无余、胥犴督敢死之士，左五百人，各持长枪，右五百人，各持大戟，一声呐喊，杀奔吴军。吴阵上全然不理，阵脚都用弓弩手

把住，坚如铁壁。冲突三次，俱不能入，只得回转。勾践无可奈何，诸稽郢密奏曰：“罪人可使也。”勾践悟。次日，密传军令，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，共三百人，分为三行，俱袒衣注剑于颈，安步造于吴军。为首者前致辞曰：“吾主越王不自量力，得罪于上国，致辱下讨。臣等不敢爱死，愿以死代越王之罪。”言毕，以次自刭。吴兵从未见如此举动，甚以为怪，皆注目而观之，互相传语，正不知其何故。越军中忽然鸣鼓，鼓声大振。畴无余、胥犴帅死士二队，各拥大楯，持短兵，呼哨而至。吴兵心慌，队伍遂乱。勾践统大军继进，右有诸稽郢，左有灵姑浮，冲开吴阵。王孙骆舍命与诸稽郢相持，灵姑浮奋长刀左冲右突，寻人厮杀，正遇吴王阖闾，灵姑浮将刀便砍，阖闾望后一闪，刀砍中右足，伤其将指，一履坠于车下。却得专毅兵到，救了吴王，专毅身被重伤。王孙骆知吴王有失，不敢恋战，急急收兵，被越兵掩杀一阵，死者过半。阖闾伤重，即刻班师回寨，灵姑浮取吴王之履献功，勾践大悦。

却说吴王因年老不能忍痛，回至七里之外，大叫一声而死。伯嚭护丧先行，王孙骆引兵断后，徐徐而返。越兵亦不追赶。史臣有诗论阖闾用兵不息，致有此祸。诗曰：

破楚凌齐意气豪，又思吞越起兵刀。

好兵终在兵中死，顺水叮咛莫放篙。

吴太孙夫差迎丧以归，成服嗣位。卜葬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，发工穿山为穴，以专诸所用鱼肠之剑殉葬，其他剑甲六千副，金玉之玩，充牣其中。既葬，尽杀工人以殉。三日后，有人望见葬处，有白虎蹲踞其上，因名曰虎丘山，识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。后来秦始皇使人发阖闾之墓，凿山求剑无所得，其凿处遂成深涧，今虎丘剑池是也。专毅伤重亦死，附葬于山后，今亦不知其处矣。夫差既葬其祖，立长子友为太子。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，每自己出入经由，必大声呼其名而告曰：“夫差！尔忘越王杀尔之祖乎？”即泣而对曰：“唯！不敢忘！”欲以儆惕其心。命子胥、伯嚭练水兵于太湖，又立射棚于灵岩山以训射，俟三年丧毕，便为报仇之举。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。

是时，晋顷公失政，六卿树党争权，自相鱼肉。荀寅与士吉射和睦，结为婚姻，韩不信、魏曼多忌之。荀跖有宠臣曰梁婴父，跖欲以为卿。婴父恃荀跖之爱，谋逐荀寅而代其位。故荀跖亦与范氏、中行氏相恶。上卿赵鞅有族子名午，封于邯郸。午之母，荀寅之娣，故寅呼午为甥。先年，卫灵公与齐景公合谋叛晋，晋赵鞅帅师伐卫，卫惧，贡户口五百家谢罪，鞅留于邯郸，谓之“卫贡”。未几，鞅欲迁五百家以实晋阳，午恐卫人不服，未即奉命。鞅怒午之抗己，遂诱午至晋



阳，执而杀之。荀寅怒赵鞅私杀其甥，因与士吉射商议，欲共伐赵氏，为邯郸午报仇。赵氏有谋臣曰董安于，时为赵氏守晋阳城，闻二氏之谋，特至绛州，告于赵鞅曰：“范、中行方睦，一旦作乱，恐不可制，主君宜先为之备。”赵鞅曰：“晋国有令，始祸必诛，待其先发而后应之可也。”董安于曰：“与其多害百姓，宁我独死，若有事，安于当之。”鞅不可，安于乃私具甲兵，以伺其变。荀寅、士吉射倡言于众曰：“董安于治兵，将以害我。”于是连兵以伐赵氏，围其宫，却得董安于有备，引兵杀开一条血路，保护赵鞅奔晋阳城。恐二氏来攻，建垒自守。荀跖谓韩不信、魏曼多曰：“赵氏六卿之长，寅与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，政其归二家矣。”韩不信曰：“盍以始祸为罪，而并逐之？”三人遂同请于定公，各率家甲，奉定公以伐二家，寅、吉射悉力拒战，不能取胜。吉射谋劫定公，韩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：“范、中行氏谋反，来劫其君矣！”国人信其言，各执兵器，来救定公，三家借国人之众，杀败范、中行之兵，寅、吉射奔于朝歌以叛。

韩不信告于定公曰：“范、中行实为首祸，今已逐矣，赵氏世有大功于晋，宜复鞅位。”定公言无不从，遂召鞅于晋阳，复其爵禄。梁婴父欲代荀寅为卿，荀跖言于赵鞅。鞅问董安于，安于曰：“晋惟政出多门，故祸乱不息，若立婴父，是乃又置一荀寅也！”鞅乃不从。婴父怒，知为董安于所阻，谓荀跖曰：“韩、魏党于赵，智氏之势孤矣。赵氏所恃者，其谋臣董安于也，何不去之？”跖问曰：“去之何策？”婴父曰：“安于私具甲兵，以激成范、中行之变，若论始祸，还是安于为首。”荀跖如婴父之言，以责赵鞅，鞅惧，董安于曰：“臣向者固以死自期矣，臣死而赵氏安，是死贤于生也。”乃退而自缢。赵鞅乃陈其尸于市，使人告于荀跖曰：“安于已伏罪矣。”荀跖乃与赵鞅结盟，各无相害。鞅私祀董安于于家庙之中，以答其劳。寅、吉射久据朝歌，诸侯叛晋者，皆欲借之以害晋。赵鞅屡次兴师攻之，齐、鲁、郑、卫遣使输粟助兵，以救二氏，鞅不能克。直至周敬王三十年，赵鞅合韩、魏、智三家之兵，攻下朝歌，寅、吉射奔邯郸，再奔柏人。未几，柏人城复破，其党范皋夷、张柳朔俱战死，豫让为荀跖子荀甲所获，甲子荀瑶请而活之，遂为智氏之臣。寅、吉射逃奔齐国去讫。可怜荀林父五传至寅，士蒯七传至吉射，祖宗俱晋室股肱之臣也，子孙贪横，遂至灭宗，岂不哀哉！晋六卿自此只有赵、韩、魏、智四卿矣，此是后话。髯仙有诗云：

六卿相并或存亡，总是私门作主张。

四氏瓜分谋愈急，不如留却范中行。

且说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，吴王夫差除丧已久，乃告于太庙，兴倾国之兵，使子胥为大将，伯嚭副之，从太湖取水道攻越。越王勾践集群臣计议，出师

迎敌。大夫范蠡字少伯，出班奏曰：“吴耻丧其君，誓矢图报者，三年于兹矣。其志愤，其力齐，不可当也，宜敛兵为坚守之计。”大夫文种字会，奏曰：“以愚见，莫若卑词谢罪，以乞其和，俟其兵退而后图之。”勾践曰：“二卿言守言和，皆非至计。夫吴，吾世仇也，伐而不战，以我不能军矣。”乃悉起国中丁壮，共三万人，迎于椒山之下。初合战，吴兵稍却，杀伤约百十人，勾践趋利直进，约行数里，正遇夫差大军，两下布阵大战。夫差立于船头，亲自秉桴击鼓，以激励将士，勇气十倍。忽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子胥、伯嚭各乘余皇大舰，顺风扬帆而下，俱用强弓劲弩，箭如飞蝗般射来。越兵迎风，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，吴兵分三路逐之。越将灵姑浮舟覆溺水而死，胥犴中箭亦亡，吴兵乘胜追逐，杀死不计其数。勾践奔至固城自保，吴兵围之数重，绝其汲道，夫差喜曰：“不出十日，越兵俱渴死矣。”谁知山顶之上，自有灵泉，泉有嘉鱼，勾践命取鱼数百头，以馈吴王，吴王大惊。勾践留范蠡坚守，自帅残兵，乘间奔会稽山，点阅甲楯之数，才剩得五千余人，勾践叹曰：“自先君至于孤，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！悔不听范、文二大夫之言，以至如此。”

吴兵攻固城益急，子胥营于右，伯嚭营于左，范蠡告急，一日三至。越王大惊。文种献谋曰：“事急矣！及今请成，犹可及也。”勾践曰：“吴不许成，奈何？”文种对曰：“吴有太宰伯嚭者，其人贪财好色，忌功嫉能，与子胥同朝，而志趣不合。吴王畏事子胥，而昵于嚭。若私诣太宰之营，结其欢心，与定行成之约，太宰言于吴王，无不听。子胥虽知而阻之，亦无及矣。”勾践曰：“卿见太宰，以何为赂？”种对曰：“军中所乏者，女色耳。诚得美女而献之，天若祚越，嚭当见听。”勾践乃连夜遣使至都城，命夫人选宫中之有色者得八人，盛其容饰，加以白璧二十双，黄金千镒，夜造太宰之营，求见太宰。嚭初欲拒绝，姑使人探其来状，闻有所赍献，乃召入，嚭倨坐以待之。文种跪而致词曰：“寡君勾践，年幼无知，不能善事大国，以致获罪。今寡君已悔恨无及。愿举国请为吴臣，而恐王见咎不纳，知太宰以巍巍功德，外为吴之干城，内作王之心膂，寡君使下臣种，先叩首于辕门，借重一言，收寡君于宇下。不腆之仪，聊效薄贄，自此当源源而来矣。”乃以贿单呈上。嚭犹作色谓曰：“越国旦暮且破灭矣，凡越所有，何患不归吴？而以此区区者啖我为耶？”种复进曰：“越兵虽败，然保会稽者，尚有精卒五千，堪当一战。战而不捷，将尽焚库藏之积，窜身异国，以图楚王之事，安得遽为吴有耶？即使吴尽有之，然大半归于王宫，太宰同诸将不过瓜分一二，孰若主越之成，寡君非委身于王，实委身于太宰也，春秋贡献，未入王宫，先入宰府，是太宰独擅全越之利，诸将不得与焉。况困兽犹斗，背城一战，尚有不可测之事乎？”这一席

话，说入伯嚭之心，不觉点头微笑。文种又指单上所开美人曰：“此八人者，皆出自越宫，若民间更有美于此者，寡君若生还越国，当竭力搜求，以备太宰扫除之数。”伯嚭起立曰：“大夫舍右营而趋左，以某无乘危害人之意也。某来朝当引子先见吾王，以决其议。”遂尽收所献，留种于营中，叙宾主之礼。

次早，同造中军，来见夫差。伯嚭先入，备道越王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，夫差勃然曰：“越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，安得允其成哉？”嚭对曰：“王不记孙武之言乎？‘兵凶器，可暂用而不可久也。’越虽得罪于吴，然其下吴者已至矣。其君请为吴臣，其妻请为吴妾，越国之宝器珍玩，尽扫以贡于吴宫，所乞于王者，仅存宗祀一线耳。夫受越之降，厚实也，赦越之罪，显名也，名实俱收，吴可以伯。必欲穷兵力以诛越，彼勾践将焚宗庙，杀妻子，沉金玉于江，率死士五千人，致死于吴，得无有所伤于王之左右乎？与其杀是人，孰若得是国之为利？”夫差曰：“今文种安在？”嚭对曰：“见在幕外候宣。”夫差乃命种入见。

种膝行而前，复申前说，加以卑逊。夫差曰：“汝君请为臣妾，能从寡人入吴否？”种稽首曰：“既为臣妾，死生在君，敢不服事于左右！”嚭曰：“勾践夫妇愿来吴国，吴名虽赦越，实已得之矣，王又何求焉？”夫差乃许其成。

早有人到右营报知子胥，子胥急趋至中军，见伯嚭同文种立于王侧，子胥怒气盈面，问吴王曰：“王已许越和乎？”王曰：“已许之矣。”子胥连叫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吓得文种倒退几步，静听其说。子胥谏曰：“越与吴邻，有不两立之势，若吴不灭越，越必灭吴。夫秦、晋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得其地，不能居，得其车，不能乘。如攻越而胜之，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此社稷之利，不可弃也。况又有先王大仇，不灭越，何以谢立庭之誓乎？”夫差语塞不能对，惟以目视伯嚭。伯嚭前奏曰：“相国之言误矣！先王建国，水陆并封，吴、越宜水，秦、晋宜陆。若以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谓吴、越必不能共存，则秦、晋、齐、鲁皆陆国也，其地亦可居，其车亦可乘，彼四国者，亦将并而为一乎？若谓先王大仇，必不可赦，则相国之仇楚者更甚，何不遂灭楚国而遽许其和耶？今越王夫妇皆愿服役于吴，视楚仅纳半胜更不相同，相国自行忠厚之事，而欲王居刻薄之名，忠臣不如是也。”夫差喜曰：“太宰之言有理，相国且退，俟越国贡献至日，当分赠汝。”气得子胥面如土色，叹曰：“吾悔不听被离之言，与此佞臣同事！”口中恨恨不绝，只得步出幕府，谓大夫王孙雄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再加以十年之教训，不过二十年，吴宫为沼矣。”雄意殊未深信。子胥含愤，自回右营。夫差命文种回复越王，再到吴军申谢。夫差问越王夫妇入吴之期，文种对曰：“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，将暂假归国，悉敛其玉帛子女，以贡于吴，愿大王稍宽其期。其或负心失信，安能逃大王之诛



乎？”夫差许诺，遂约定五月中旬，夫妇入臣于吴，遂遣王孙雄押文种同至越国，催促起程。太宰伯嚭屯兵一万于吴山以候之，如过期不至，灭越归报，夫差引大军先回。毕竟越王如何入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